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琳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三

宋 黄榦 撰

喪變禮 喪禮十一

補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唯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

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疏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知以前為五服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疏曰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廢於公事既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疏曰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成感此念親也哭辟市朝為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疏曰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雖云斬衰實母之齊衰亦然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

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　疏曰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不忍當阼階故升自西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子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已殯者位在下　疏曰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

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疏曰云不於又哭乃經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俠于堂降成踊乃經于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小斂者經則合又哭乃經故云不

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絰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為絰之散垂而絞之者要帶為重象革帶之絞帶為輕此絞當舉重者故以為絞絰之垂者

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

次倚廬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

疏曰此謂奔父之喪又哭則免

此下文又哭括髮袒故如為父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奔喪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

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

此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　疏曰前云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縱統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

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待奔喪者無變嬪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疏曰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為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與主人拾踊　同上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疏曰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主人為

之拜賓送賓同上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既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疏曰奔父之喪括髮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為踊故袒也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既踊畢升堂襲帶絰於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絰即位成踊者

者免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為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為三袒雖非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又云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小記

老聃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　曾子問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踊　疏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

已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經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已禮踊襲經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祖拜之為之成踊者以此經但云祖拜之成踊其餘經本又云大夫後至祖拜之為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　奔喪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闈門或為帷門　疏曰女子出適為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旁側闈門不由

正門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異於女賓也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其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與卿大夫之妻禮異故明之也 雜記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髽側瓜反拾其刼反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去起呂反

疏曰婦人入者由闈門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髽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髽於室若既殯之後

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此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 奔喪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

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　疏曰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為四日於此日成服則四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　同上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者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

異者同　疏曰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為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為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總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同上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　惻怛之情不以辭言為對也　其始麻散帶絰　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疏者謂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疏者及主人

之節則用之其不及者亦自用其日數　疏曰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别所而始聞兄弟之喪惻隱情重不暇問其餘事惟哭對使者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經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迄時散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親諸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經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又曰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　雜記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　疏曰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

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别解當同盧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遇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同上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

袒衍字也　疏曰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税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云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緦者或袒可者案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故言襲知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為父不及殯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

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奔喪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曰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小記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檀弓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

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疏曰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次於異宮者其時上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於君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皆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皆為差緩 雜記

若除喪而後歸

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

右 疏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云東東即主人位者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云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亦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

不復哭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疏曰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緦麻也奔喪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者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

亦與之哭而拜之疏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此三日數夕哭為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為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數夕哭為五哭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從上以來四處五哭之文也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齊疏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齊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同上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疏曰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同上

右奔喪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疏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為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為位如朝夕哭位

矣襲經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大略也又注云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爲又哭於此哭後乃經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又哭乃經令於聞喪之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經帶也又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　奔喪

父母之喪若未得行則成

服而後行詳見奔喪條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貶不得君臣之名奔喪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此謂在他國聞喪者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為主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疏曰已上三條皆在他國聞喪者知大夫哭諸侯為哭舊君者以下文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舊君也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斷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　同上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為之變位　疏曰尋常為主

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為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 檀弓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 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為位 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 疏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為新喪也入奠者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位即非日他室之位如昨日始聞喪即位之時 雜記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詳見變除稅服條

哭

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奔喪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繼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疏曰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鄉南也鄉南為主以對答弔客又曰案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令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　小記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疏曰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繞於主人故也皆為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而西鄉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

人北面而踊也奔喪　凡為位者壹袒（謂於禮正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哭自若三袒也　疏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為位者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為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　同上）

凡為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　同上）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　昭公十有五年春秋公羊傳）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予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詳見通禮哀戚條）

右聞喪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祭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稱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孤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

泣之哀以為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利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疏曰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時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

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為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之之謂何言父身死亾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為已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為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别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為宜故云義也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者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為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

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者証國語文云縶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挾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 檀弓

吳子壽

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夢莫公反臨力蔭反 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魯立其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

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襄公十二年春秋左氏傳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子思曰吾過矣吾

過矣遂哭於他室同上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疏曰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云異於正主同上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為之

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問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同上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哭諸縣氏同上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竝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　疏曰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先葬使其速畢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　疏曰以父喪在殯為重今為在殯者所壓不敢為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賓葬啟期也　疏曰知殯當為賓為告賓者案既夕禮云主人請啟期告于賓之後即陳葬事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修葬事故云殯當為賓謂詔告賓也與既夕禮同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曰案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

手焦氏荅曰内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也虞當異日也　曾子問　父母之喪皆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詳見變除並有喪變服除　有父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詳見變除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詳見變除並有喪條　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　疏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

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又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離君為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所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疏曰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闕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疏曰上文明大夫之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于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啟及君未殯

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疏曰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 同上

曾子問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疏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

母之喪既啟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又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龍而歸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上文云有君喪于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同上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同上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同上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

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尙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疏曰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成喪服為重始除服為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為身有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也注云謂主人也支子則否者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

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疏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朋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詎之事此於禮可乎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疏曰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事以證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爲禮也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爲感時正是孝子爲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以伸孝

心也同上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詳見變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練條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詳見聞喪條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

右並有喪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

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詳見弔禮弔條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魂用褻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卓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　疏曰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

舍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巳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還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王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綏旌旗綏也在路死則用旌旗之綏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是也

其輴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輴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輴取名於槻與蒨蒨讀如蒨旆之蒨槻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輴用赤矣輴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 疏曰輴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輴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緇布裳帷

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云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取名於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櫬櫬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櫬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案左傳定四年祝佗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為赤色故讀此輤與彼同是亦蒨草以染布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

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俟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

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但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為軨或作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

不易以輴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以為輤栝之屋又以蒲席為裳帷 疏曰用葦席屈之圍繞於屋旁也言以士云葦席以為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為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矣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為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為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障栝或曰大夫既有素錦為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為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雜記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 喪大記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

疏曰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以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

疏曰諸侯之君或出疆

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今其入也如之何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

孔子曰共殯服

此謂君已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　疏曰士喪禮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焉

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

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　疏曰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蕉屨也其身已病者拄杖故云疏衰菲杖也又曰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

著麻升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升經者布升而加環經也者布升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經者雜記云小斂環經是也云布升如爵升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經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為已病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

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於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　疏曰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葬塗既畢而成服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先毀宗後躐行是

從內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 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 疏曰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髺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入自門升自阼階 親未在柩不忍異於生使如生來反 疏曰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 疏曰非但君死於道路為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 同上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疏曰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死時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

右道有喪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 男而以侯

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王事 於是有以袞斂 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疏曰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 僖公七年春秋左氏傳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冠者賓及贊者 孔子曰內喪則廢 內喪同門也 疏曰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 外喪則冠而不醴 不醴不醴子也 疏曰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

已不醴之徹餟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餟任戀反埽悉報反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　疏曰初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餟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餟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云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者以下文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　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服也除喪不改冠乎　疏曰曾子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　疏曰此孔子引類答

曾子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

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醮子妙反　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　疏曰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又曰案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爲醮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爲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爲醮云冠禮醴重而醮輕者案士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案士冠

禮若不醴則醮用酒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醮先王是夏殷也雖在用前因而用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祭上之賜不酬酢也云不醴明不為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庶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饗謂禮之疏曰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即是饗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案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

兄成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曾子問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　疏曰以夫婦有兄弟之長故曰未成兄弟下云不得嗣為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其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其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　疏曰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適稱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

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　疏曰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其子使其伯父其亦不在則稱叔父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母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　疏曰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禮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為妻父母有緦麻之服故謂之兄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

請請成昏　疏曰壻免喪之後則應取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于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同上

曾子問曰

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疏曰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緣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緣衣也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而紒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疏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喪服期云女子在室為父斬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如壻親迎女未

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為位也皇氏以為就喪為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又云上又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

於齊衰以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　復猶償也　疏曰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疏曰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　同上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 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疏曰婦既死于已寢將反葬于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天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非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為妻合服齊衰杖而菲屨及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又曰此經但云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為之服齊衰非無主也 同上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疏曰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

衰同上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疏曰天子七祀言五者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

夫其於皆然闕通也　同上

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必利反　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

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祝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

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荅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

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注云率循也所率循如天子者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諸侯及祀亦如天子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率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率循天子也同上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曰齊衰則祭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傳故云大功酢而已矣若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者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

尸在室之奥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内外知者以前文云内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内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于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内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于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屬皆不祭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孔子見曾參歴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値緦小功不辯内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辯内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此等於已雖

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無無服此皆母親以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案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為文似不闗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横加小功其義非也 同上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詳見奔喪條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

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以同處館以待事禮也者云疏曰出舍于公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且舍公館待事祭是吉凶不可同處也曾子問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疏曰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已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云接于主國者謂謁關人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于主國矣故入竟則遂也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疏曰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為位受人弔禮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經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其聘享之事

自若吉者下云受饔餼之禮故云先行聘享乃後受禮以其主國未得赴告故自若吉也受禮受饔餼也

不受饗食亦不受如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曰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與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唯稍受之稍所教反稍廩食也疏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廩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廩為稍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子即位不哭將有吉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侍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曰臣子一例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群臣與子同知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此

亦然

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　疏曰上文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公幣已下至賜告之等今復命於殯所亦盡陳之故言辯知無勞者勞主君出命今君薨不可代君出命故知無勞也

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

與介入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　疏曰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別於朝夕也

出袒括髮為哀變於外臣也　疏曰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殯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於外者臣故也

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　疏曰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經于序東故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聘禮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

私喪自閼於王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疏曰哀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于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案宣八年經書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公羊傳云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愈疾者喪猶不還而況疾乎是也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衰而居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　疏曰已有齊斬之服者爲父斬衰爲母齊衰也不忍顯然趨於往來者解經使衆介

先衰而從之之意經云歸振反國時無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故往來並言云在道路使介居前者謂向彼國時云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後隨介至國也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于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于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爲異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案奔喪禮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服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云吉時道路深衣者以其朝服之下唯有深衣庶人之常服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同上

掌客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稍所教反舊踈詔反 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馬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 疏曰喪謂父母死也者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止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為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己受位于祖亦云有父也云客則又有君馬者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云芻給牛馬者從行之牛馬云稍人稟也者師從旅從者須給稍即月稟是也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者以正禮故受之若饗食加主人致之亦不受也 周禮

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聞喪者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宣八年春秋公羊傳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　疏曰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薨或世子死行變禮之事云以國為體者聘君主以聘國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至關乃謁關關人關人入告君君知乃使士請事已入關自然入矣若關人未告者君不知使者又未入聞主國君死理當反矣

不郊勞

子未君也

不筵几

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　疏曰不筵几致命不於廟決正聘設几筵也就尸柩於殯宮者國君雖以國為體主聘其國但聘亦為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也云又不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為廟則設几筵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几筵也

不禮

賓喪降事也　疏曰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饔食　疏曰知歸禮中兼有饔食者饔食亦有生致法故主人亦歸之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　疏曰饔餼之禮是其正自饔食之等是其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為之不備　疏曰不賄者謂不以束紡不禮玉者謂不以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也聘禮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疏曰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故云君為喪主既為喪主是以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皆闕之　聘禮

遭喪

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　疏曰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即大夫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云長衣素純布衣者此長衣則與深衣同布但相長素純為異此長衣之緣以素為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云不以純凶接純吉者聘禮是純吉禮　同上

掌客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殺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疏曰案聘禮聘遭喪入境則遂也主人畢歸禮注云禮謂饔餼饗食賓雖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饗食雖主人

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饔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周禮

君之喪未小斂為國賓出拜國賓于位　疏曰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　喪大記

賓入境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　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　疏曰賓入境而死遂也者若未入境即反

介攝其命　為致聘饔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　疏曰初賓受命于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賓死得攝其命

君弔介為主人　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　疏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閒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其介尊故也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當中奠賵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　疏曰喪具謂帷與小斂大斂不必如賓禮者不必如致飧饔之禮束紡皮帛

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不饗食疏曰不受饗食明受饗餼正禮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皋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皋門外經直云止於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于大門外外朝之上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疏曰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尼柩入殯于兩楹之間君往就弔卒殯者謂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謂君與大夫盡去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曰大聘上介是大夫小聘上介士經不言上介者欲兼見小聘之

法也若小聘上介末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

士介死為之棺斂之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曰以士介卑直具棺不具他物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

君不弔焉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侯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

疏曰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經更說賓至朝侯間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饗而賓在館死故鄭云以柩造朝志在達君命則知上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聘禮

掌客凡掌客死致禮以喪用詳見道有喪條

右因吉而凶冠昏祭聘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繹音亦去羌呂反籥羊勺反　疏曰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宣八年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有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　檀弓

季文子將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卒寸忽反　過求何害

所謂文子三思八月晉侯驩卒文公六年春秋左氏傳　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寡君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

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　哀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為唯　疏曰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

亦可為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節一哭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為九踊乃出就次所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以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

雜記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取七住反又如字 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

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疏曰末謂卒哭之後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已有小功於情為重不得冠取故云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冠嫁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仲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嫁推此

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嫁況齊衰長中殤之降在大功者庾記非也今從賀義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為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為之小功已亦為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緦麻均然合取可知又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為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者言除訖可為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為昏禮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矣鄭以前經云以喪冠者雖

三年之喪可也者特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　同上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紼音弗不敢以卑廢尊

越猶蹴也紼輴車索　輴勑倫反　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蹴之義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蹴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故鄭荅田瓊云五

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預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死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二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註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柰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　王制　程氏遺書曰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當使冢宰攝爾昔日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

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如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或問喪三年不祭朱先生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横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又曰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横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别議稱呼矣居喪不祭伊川横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不可也

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

后主各反其廟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卒哭條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上二條詳見上冈吉而凶條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相識者祭否　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曰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于他人祭

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戚也以擯相可也相息亮反此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不問可與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

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于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　疏曰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為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攝主上卿代國政者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裨冕明卿大夫士等不裨冕也注云變於朝夕哭位者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大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裨

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　疏曰大祝以大夫為之祝主接神故服裨冕裨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者案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言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言裨者取其繢繡云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者此言五等諸侯之孤卿大夫唯絺冕而下此卿兼公孤卿也若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故周禮司服云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周禮謂三孤六

卿為九卿總云謂卿四命是卿名通於孤也云士服爵弁服者以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丈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

聲噫歆警神也

某夫人之氏也　疏曰言若夫人某氏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饗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饗故云歆警神也

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

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疏曰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案阮諶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几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即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然殯宮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

明世子是繼體之主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疏曰案上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北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曰所以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疏曰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也大宰大宗

大祝皆袒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少升名反奉芳勇反從才用反　宰宗人詔贊君事者　疏曰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袒冕今得袒冕者以為奉子接神故服祭服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而祝在前者以其告神故也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到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

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見賢遍反奉子者拜哭

疏曰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上故略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于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于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三者亦謂聲神也前告生衰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于殯東南隅既聲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

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

疏曰祝宰宗人卿

大夫士哭踊三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而踊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

奠出 亦謂朝奠 疏曰恐是見子故為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畧也 疏曰案内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畧不暇待三月也

曾子問曰

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禰乃禮反　告生也　疏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經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禆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禆冕者未葬尚禆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束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疏曰三月乃名于禰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以名徧告及

社稷宗廟山川者名于禰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互相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云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也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

曾子問

右因凶而吉 冠昏祭世子生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 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必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耳 娶者大吉也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春秋

公羊傳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四

宋 黃幹 撰

弔禮 喪禮十二

補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 春官　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 同上　典路王弔于四方以路從王乘一路典路亦以餘路從行亦以華國 同上　大司馬若師不功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　夏官

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疏曰此等皆王親往今使太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太僕也　同上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　詳見賻喪條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此亦王使往　夏官

女巫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春官

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　疏曰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言云以疑之也　天官

訝人凡王弔臨共介訝　介音界　以尊適卑曰臨玄謂曲禮曰摯天子訝王至尊介為摯致之以禮於鬼神與　疏曰摯天子訝者彼摯下與諸

侯主卿羔已下為目此天子以邑為摯若卿羔之類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為摯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　春官

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　疏曰諸侯為掌弔臨之事明為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同上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使往弔　疏曰案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彼上文與后事相連彼主於后故知此王使往也若然后無外事彼弔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則后不弔以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諸侯既輕於王之卿卿既后不親弔畿外諸侯不親弔可知然喪大記諸侯夫人弔卿大夫士之喪者以諸侯臣少故不分別尊卑夫人皆弔之也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

之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是以太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其事也此所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　天官

寺人凡内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臨良鴆反　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疏曰知從世婦不自弔臨者案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故内人得從之也云若哭族親者世婦所掌弔唯云弔卿大夫云哭族親據理而言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内人女御亦往哭之　天官

内宗大喪序哭者

外内宗及命婦

哭諸侯亦如之

疏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緦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遥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　春官

外宗大

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內外宗及外命婦同上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詳見喪禮義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詳見會葬條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　上客臨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同上案

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同日畢事其序則弔在前臨在後今以弔臨為哀死者之事含襚賵是贈死者之事故舉弔臨兩條之畧於此其全文則詳見贈喪條列於含襚賵之先後庶有以見行禮之序云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詳見士喪禮君使人弔條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詳見喪大記大斂條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同上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詳見喪大記殯後受弔條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同上君若有賜則視斂詳見士喪禮君視斂條君弔見尸柩而后踊詳見喪大記殯後受弔條諸侯非弔死問疾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詳見喪禮義喪公弔之曰寡君承事示亦為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　檀弓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　疏曰君

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為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為主小記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君弔介為主人詳見變禮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檀弓

大夫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詳見喪大記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同上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音問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承音贈疏曰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賵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承丈在賻含之間則賵含之類故以承為贈云正

者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隨其親踈各有正禮　文王世子　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　臨如字又力鴆反　疏曰言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　同上　上二條含襚賵通用　公族之罪刑于隱者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　疏曰隱隱僻之處謂甸師也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　同上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疏曰此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兼

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唯遣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唯施傷辭而無弔辭也云辭畢退皆哭者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案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賻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也故云弔傷辭畢皆哭 曲禮

弔於人是日不樂 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以全哀也 檀弓

弔生不及哀非禮也 詳見賵條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 疏曰凡拜而不答拜者唯有弔喪士見已君二條耳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已本來為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者謂士見已君君尊不答也 曲禮

入臨不翔 哀傷之無容樂

曲禮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疏曰以其已有殯不得獨他國

哭日不歌曲禮

哭則不歌詳見哀有喪條

尊長於已踰等喪俟事不犆弔踰等父兄黨也疏曰俟事謂待朝夕哭時不犆弔謂不非時而獨弔少儀

齊者不樂不弔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檀弓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諸侯服斬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綍之屬期之喪未葬弔於鄉

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殯者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疏曰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服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為之制服雖不為重變而為之制服往奔喪哭之則暫服所制之服往彼哭之事畢反服故服也上文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絕期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又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之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為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弔哭既畢則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則亦然也期之喪未葬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弔於鄉人之喪不聽待

主人襲斂之事焉功衰弔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小功緦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曾子問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雜記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疏曰云虚者弔與服並虚也曾子問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非骨肉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

肉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 檀弓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不通於外 檀弓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雜記

五十無車者不踰疆而弔人 氣力始衰 檀弓

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忘孝也 畏 人或時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而死之者孔子畏於匡 壓 行止危險之下 溺 不乘橋舡 疏曰匡人謂孔子為陽虎欲殺之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壓謂崩墜所壓殺也溺謂不乘橋舡而入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為弔也 檀弓

其國有君喪不敢

受弔 疏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雜記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檀弓

右弔 臨哭附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定公元年穀梁傳 今案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疏曰其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

王以為得禮許愼案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

邾婁子來奔喪奔喪非禮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魯與邾婁無服故以非禮書　定十有五年春秋

公羊傳

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僖二十七年左氏傳

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詳見會葬條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弓也進書奉公弔書

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

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遂入惠伯強之乃入

疏曰此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

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欲故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但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　檀弓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作階西鄉　襄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　左氏傳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

後入闈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疏曰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將大斂鋪絞紟君至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私爲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斬衣也 檀弓

公行于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集注云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畧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

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𠦑也𠦑蘇亂反𠦑

計也又竹器也家語

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曾子曰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檀弓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季康子肥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國子諸侯

卿大夫之子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雜訓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集注曰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論語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

哭之非若凡弔　疏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忘對曰未有所得而所忘者三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孔子不恱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家語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為狄所滅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

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疏曰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詩而見己志也讀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見賢遍反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遠三萬反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子念反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

平壽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

文公十有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于偽反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

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左氏傳）鄭人殺良霄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枕之鳩反）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襄三十年春秋左氏傳）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

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疏曰微非也言晉之强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强天下更有强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强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句語也檀弓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詳見喪大記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詳喪通禮財用條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 疏曰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

者服馬振大功親已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若然此振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襚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襚也　春官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　疏曰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賵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總戒令之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也又曰檀弓云君臨臣喪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此弔諸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有弔法故云弔諸侯諸臣也云幣所用賻也者公羊傳口實曰含車馬曰賵衣服曰襚幣不入含襚賵中故知是賻也云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者欲見賻非正禮其

賻乃是於死者恩厚乃加之故禮記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是恩厚之義也云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者隱公三年公羊文案公羊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何休云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少亦不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鄭引此者見王於諸侯諸臣有歸則爾諸侯諸臣亦不得求也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 天官

太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疏曰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

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

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令其當共物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疏曰令令其當供物者謂諸官依法合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令式共之春官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言五者相次同時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相者入告

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出反門外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内也　疏曰弔者既為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

但含襚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　疏曰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受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

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只服有五又先路褎衣不以襚以外無文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其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輈轅也自車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也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史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疏

曰客使謂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隱元年公羊傳云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又案檡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爲約此雜記以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於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三傳但譏其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含之賵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

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

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升客謝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疏曰謙言使一介老臣其助主人執其綍其賓為哭而來上云孤其須矣是不出迎以主人悲戚無服授賓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 雜記

族之相為也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弔臨賵賻睦友之道也上二條詳見弔條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賵贈及事禮之

大也荀子詳見喪禮義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雜記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賈音價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敵者曰襚衣送敵者死無讓致曰襚也少儀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詳見喪大記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詳見士喪禮始死君使人襚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詳見始死親友襚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

上 同上 朋友襚親以進 同上 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疏曰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襚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若有親者相襚但直將進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少儀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詳見士喪禮小斂奠後有襚者條 朋友親襚如初儀 同上 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升降自西階以東 同上 賵馬入廟門 以其主於死者 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 疏曰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

駕魂車也故云主於死者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賵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是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故云以其主於生人也大白革路之旗兵車即革路也雖並為送喪之從車而其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可入廟門故云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有以大白兵車而賵之者

賵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　柩音舊　疏曰坐猶跪也謂賵者跪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主人無親受也者吉時若人饋物主人皆自拜受之若有喪主於哀戚凡有四方使者以物賻已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受舉之而已　少儀

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詳見士喪禮親賓賵奠賻贈

知生者賻同上

弔喪弗能賻不

問其所費曲禮　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詳見士喪禮公賵　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　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詳見士喪禮親賓賵奠賻贈　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同上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同上　薦馬馬出自道行器茵苞器序從主人之史請讀賵詳見士喪禮重出車馬奠器從讀賵　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詳見士喪禮賓親賵奠賻贈　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

幣如初若就踊則重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同上主人袒乃行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見士喪禮公使人贈知死者贈見士喪禮親賓賻賵奠贈凡贈幣無常同上贈死不及尸非禮也詳見賵條

右贈喪含襚賻賵奠贈

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

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公羊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襚各異人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明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雖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穀梁傳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謚宣言桓者之誤也諸侯請含以朋友有相唊食之道使之襚非也襚賊者之事襄公朝

于荆康王卒在襄二十八年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君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疏曰注云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諸侯之喪

君使人弔含賵襚是也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亂者謂廣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又云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 同上

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襚 昭公九年春秋左氏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 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欲同盟無有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 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 文公九年春秋左氏傳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乃親賢也檀弓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闕死於門屋霤下也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事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

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定公九年春秋左氏傳）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春秋左氏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穀梁傳）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賵者）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

坐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　疏
曰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　檀弓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已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疏曰論語言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我須有賵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

路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同上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吁阮反賵芳鳳反　宰官咺名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　疏曰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歸賵蓋用四馬也

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之通稱　弔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非禮也　左氏傳　今案杜氏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疏詳見喪大記作主條

仲子者桓之母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疏曰上云以馬與士既夕禮同下言乘馬與士異　車馬曰賵貨

財曰賻衣被曰襚公羊傳 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乘繩證反 疏曰士喪禮賵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故賵用乘而馬數雖同其馬大小則異故何休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是也士喪禮公賵玄纁束公羊傳亦云以乘馬束帛何休云束帛謂玄三纁二何休云賵者覆也當覆被亡者之身休又云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含襚爾含者實口之名雜記云將命者執璧委於殯東是諸侯用璧士喪禮含用米貝是士用米貝故傳舉貝玉總之也 穀梁傳

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

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繁步干反 求冉有名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 哀公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詳見士喪禮陳大斂奠章 案士喪禮朝夕奠皆有賓位拜賓入奠卒奠拜賓蓋喪奠主人不親皆賓助奠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詳見變禮 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

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詳見喪大記虞祭章）卒哭獻畢尸出門入徹主人不與（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詳見士虞禮）朋友虞附而退（詳見會葬條）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詳見變禮）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詳見喪大記戒臣民條）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詳見喪大記總目適有喪者曰比適之也曰其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曰聽事疏曰童子未成人雖往適他喪不敢與成人為比方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故云願聽事於將命者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疏曰司徒主國之事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少儀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疏曰童子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玉藻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詳見喪大記助葬必執紼曲禮

右執事助奠助祭治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同上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辟音避檀弓　會葬之禮於鄙上從竟至墓主為送葬來竟音境為去聲　文五年春秋穀梁傳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附當為祔　疏曰相趨謂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恩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

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朋友疇昔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知生者弔令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雜記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姻猶親也釋例曰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海内為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何休膏肓以為

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　隱元年左氏春秋傳　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待反而後奠詳見士喪禮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　疏曰君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便退去　檀弓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

墓詳見變禮弁喪條望柩不歌曲禮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音胤壙苦晃反又音曠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疏曰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注云車曰引者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檀弓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曲禮助葬必執紼同上臨喪不笑檀弓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必執紼鄉人五十

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故執紼待盈坎也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 雜記乃反哭賓弔自西階曰如之何詳見士喪禮

右會葬 文公元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 春秋公羊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 穀梁傳文四年冬夫人風

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左氏傳

襄公三十有一年滕子來會葬　葬晉頃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之事於是乎使卿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

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昭公三十年左氏傳

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昭公三年左氏傳

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襄二年左氏傳

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

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詳見喪大記柩行條

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匍音蒲又音符匐蒲五反一音服　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民於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踰親也　邶國風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舂束容反相息亮反助哀也相謂送杵聲

適墓不登壟壟力勇反塚也　為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　塋音營　曲禮　適墓不

歌非樂所也同上

右哀有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集注曰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論語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

凶服者式之孔曰凶服送死之衣服 同上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集注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

爵於不成人其作與趣盖有不期然而然者同上

襄公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公羊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四